

看不見的接力

吳捷

從洛杉磯飛美東，臨近午夜，即將登機。一摸書包，一襲冷汗：「糟糕！」

當天中午，搭國泰航空自香港飛抵洛杉磯。機艙內冷，蓋了毯子。下飛機直奔海關，Kindle電子書遺忘在座椅之上，毯子之下。「怎麼這麼笨呢？」

反正本來就不怎麼聰明。平時如枯井的想像力，此刻卻如肥皂水之海，洶湧冒泡：機艙清潔工人沒有看到它，或捲進毯子丟入洗衣籃，或為下一位乘客發現丟入垃圾桶；或是被地勤送入倉庫，與不知多少旅客遺失的大包小件默默堆積在遺忘的山谷；日常相伴如摯友的電子書，於茫茫大荒中飄逝漸遠，我向虛空伸出手去，但追之無及……

電子書本身倒並不值錢，真正捨不得的，是年來點滴搜集、歸類的資料，還有做過的書籤和筆記：有時是難字注音或信息補充，有時只是在書末隨手記下年月日。這些雪泥鴻爪，是我與書籍和歲月的對話。在某種程度上，那個Kindle是我大腦的外延，它就是。把自己的一部分丟了，情何以堪？

即將登機，任何補救措施都來不及。只得一邊浮想聯翩，一邊懊喪自責，飛往數千里外的美東。那是周午夜。

卻不知，一個看不見的系统，早已悄悄啟動。

周四清晨抵達美東。下飛機，立即撥通國泰航空總客服電話。帶點粵語口音的小姐姐告訴我，應聯繫國泰洛杉磯機場行李服務，隨即幫我查到電話號碼。打過去，無人接聽——畢竟是洛杉磯凌晨四點。按機器提示留了言，並發去電子郵件，寫明自己的航班、座位號，遺失的是「黑色Kindle，深綠色保護套，圖案是兩隻貓。」

周四晚收到國泰回覆：Kindle找到了，可來機場自取，或快遞郵寄上門。

找到了……我死死盯着屏幕，反覆閱讀這句話，難以置信。好高的效率！

周五上午我聯繫快遞，三小時後顯示已取件，國泰行李服務當晚亦發來郵件，告知電子書已寄出。周日晚，收到。打開包裝，安然無恙。開機一看，還是幾天前在機艙中讀的那頁：《射鵰英雄傳》裏，丘處機和江南七怪在酒樓上銅缸鬥法。書籤還在，一切都在，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只有我知道，它去了一趟茫茫大荒，又被一路送了回來。

周三遺失在美西，周四找到，周日復得於美東，跨越三千多公里，四天而已。這平凡的奇跡，是一個成熟的系統圓滿完成了一套動作閉環。

現代世界裏，系統運行憑藉的是標準操作，而不是個人的善意。航司每天都在處理旅客遺失物品，我的

情形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不過，整個過程不必反覆溝通，沒有漫長等待，更無需額外申請。忽略、誤扔、登記不全、推託扯皮、積壓不處理，物流延遲，這些噩夢都沒發生。可惜我的腦洞白開了那麼多，結果四天就失而復得。

當然，任何系統都存在不確定性。同樣情形，任何一個環節掉了鏈子，結局就可能是我着急上火胸悶氣短，卻與電子書此生再無見面之日。我的運氣不錯，而系統之所以能夠多數時間順暢運行，是經過了長年經驗的不斷修補。

正是一些平常看不到的人們，各司其職，協作接力，將電子書送回我手中。是某位機艙的清潔工發現了我的電子書，及時收納、登記，轉交機場行李及失物招領服務。這一系列操作進行時，我也許還未發現自己遺失了物品呢。總客服小姐姐飛快接電話並解答我的問題。行李服務的員工將之存檔，並與我發去的信息核對，匹配成功，次日打印條碼，轉交快遞公司。快遞分揀，送上飛機，抵達美東某轉運站，再次分揀，由地面運輸服務送到我家門口。作為失主，我及時發現，迅速聯繫，提供充足失物信息，固然於事有補。而航司與物流公司協作順暢，保證了系統鏈條上每一環的正常運作，方才成就了這平凡的奇跡。

那些日常在幕後服務的員工，

他們是誰？是誰搬運我們沉重的行李？是誰為飛機的油箱注滿燃油？是誰打掃來自五湖四海的乘客每天進出成百上千次的機場洗手間？是誰在乘客下飛機後進入空氣渾濁的機艙，掃起落在地板上的紙巾、口罩、食物殘渣，將揉成一團團的毯子收入髒衣籃，抹淨座位扶手和小桌板，清洗衛生間的每個角落？是誰為航司和航站樓的店鋪採購、生產、運送飲食、報刊和紀念品？是誰將甜瓜和西瓜削成小塊，放入裝水果的小盒？是誰將用過的餐車推下飛機，清洗污漬狼藉的餐盤餐杯？是誰追查丟失的託運行李？是誰接聽聽客服的電話，耐心回答千奇百怪的問題？

英國作家德波頓(Alain de Botton)寫過一本小書《機場一周》(A Week at the Airport)。他發現，距倫敦希思羅機場一英里遠處，

一家瑞士配餐公司僱用來自孟加拉與波羅的海的工人，每天製作八萬份飛機餐：供應大韓航空的牛肉湯，日本航空的照燒鮭魚，法國航空的雞肉配蘿蔔，阿聯酋航空的鷹嘴豆泥……德波頓寫道：沒有人知道，尼日利亞航空的旅客將要享受的羊排，是由一位二十六歲的立陶宛女工負責製作，也不會有人想到該對她心存感激。

是的，沒有感激，因為那是她的本職，一如加燃油、搬行李、登記遺失、打掃衛生、接聽電話等等正是他們的本職。然而，也正因他們每個人都盡職盡責，作為旅客的我們才享受到看似理所當然的服務。在機場，在其他許多地方，都有這樣看不見的網絡，跟着我們行走世間。平時也許感覺不到，直到某天疏忽、出錯，那細密的網就會迅速蔓延過來，將愁煩不已的我們輕輕托住。



香港國際機場。

涵蓋多項表演工作坊體驗式攤位

「三棟屋多元同樂日」展示非遺文化

怡逢今年是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心成立10周年，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昨日、今日在位於荃灣三棟屋博物館的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心，舉行「香港非遺月2026」活動之一「非遺慶喜·三棟屋多元同樂日」，以多元非遺為主題，通過多項非遺表演、工作坊、體驗式攤位和導賞等，向公眾展示香港不同族群與社群的非遺文化。



▲海陸豐舞麒麟表演。



▲市民體驗「拾時剪影」磁石貼互動環節。

中通社



▲現場觀眾參與「非遺慶喜·三棟屋多元同樂日」多個活中。

昨日為活動首天，非遺活動包括由非華裔兒童組成的共融粵劇、海陸豐舞麒麟、青年潮州音樂及客家山歌對唱。現場亦有多個互動活動供市民免費參加，包括花帶編織和吉祥圖案刺繡工作坊，以及由資深古建築修復師主持的傳統鄉村建築修繕工藝示範及體驗等。

率先登場表演的是青年潮州音樂表演和海陸豐舞麒麟，吸引大批觀眾到場，不僅有荃灣區的街坊，也同樣吸引來自其他區的公眾，當中更不乏外籍面孔。公眾紛紛表示，活動有助他們了解本地的非遺文化，特別是當中有非華裔小演員上演的粵劇表演，更令他們感受非遺的多元特色。

沉浸式體驗非遺

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館長岑佩玉接受大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今年的非遺同樂日重點突出多元特質，且為了提升公眾的參與熱情，更將非遺項目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比如引領大家製作一個充滿非遺元素的磁石貼等。

由志麟體育會表演的海陸豐舞麒麟，舞動起來十分威猛，充滿動感。志麟體育會創辦人曹振順，從小在長洲長大，耳濡目染本地的傳統文化，對海陸豐舞麒麟產生了濃厚興趣，已經舞了20年。在他看來，今次的活動有助推廣更多人認識，事實上海陸豐舞麒麟也是為慶祝節日和神誕而設，比較其他舞龍、舞獅，海陸豐舞麒麟個頭更大，頭頂有巨大的獨角，配樂部分涵蓋噴吶伴奏。

三棟屋博物館外，是非遺項目的表演場地，博物館內更舉行包括多個可免費參加的非遺工作坊、互動活動、體驗攤位等。

其中，「拾時剪影」磁石貼即是根據工作人員的指示，製作一個冰箱貼，冰箱貼的圖案反映本地鄉村文化的非遺內容等，如非遺之一的點燈。現場不少父母帶孩子一同打造「拾時剪影」磁石貼，家長表示想帶孩子了解本地非遺文化，孩子參與熱情高。

今日的亮點活動還有「村長帶路·深度遊三棟屋」導賞，由三棟屋村村長陳錦康以原居民的視角帶領參加者漫遊三棟屋，認識這座擁有超過二百年歷史客家圍屋的建築結構和故事。同場還有提吉節表演，由尼泊爾婦女穿着傳統服飾唱歌跳舞；印度節慶活動工作坊介紹排燈節的由來與習俗，並讓參加者學習傳統民俗舞蹈與詠唱，以及潮州工夫茶藝示範及體驗、皮影戲表演和棚屋建築模型示範等。

「非遺慶喜·三棟屋多元同樂日」活動(部分)

- 6月14日
- 「拾時剪影」——磁石貼DIY體驗式攤位 上午11時至下午6時
- 青年潮州音樂表演 下午1時至1時30分
- 舞獅 下午2時至2時30分
- 提吉節表演 下午3時至3時30分
- 客家山歌對唱 下午4時至4時30分

(以上活動均於荃灣三棟屋博物館舉行)

「機器無法替代人手」

「非遺慶喜·三棟屋多元同樂日」之一的吉祥圖案刺繡工作坊，於昨日上午、下午舉行。下午3點開始之前，黃雨突至，但不少公眾早已在開始前就已經等在場外。不少公眾表示，自己原本就識穿針引線，今次想來感受下刺繡。當中更不乏孩子，他們也對此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更在參與之時頗有不繡成功不罷休的精神。

負責上堂的黄國興表示，從父輩到自己，一直都在從事刺繡工作，家中開設裙褂店。今次來參加同樂日，很開心看到有公眾對刺繡有興趣。

黃國興介紹自己的刺繡功夫屬於盤金繡，針腳講究的是慢工出細活，且機器無法替代，「一定要人手做」。在他眼中，盤金繡多用以製作新婚裙褂，「在整個華人社會裏，香港現時保存並承傳龍鳳裙褂製作工藝，最是完整。」

「龍鳳裙褂作為女士結婚禮服，很特別的一個點是，龍和鳳都在同一件衫上。而盤金刺繡工藝，令龍鳳形態更加立體可感。」黃國興說。為了進一步傳承刺繡工藝，他更堅持創新，製作了不少使用盤金刺繡製作的寵物用品和「芭比」套裝等。



▲刺繡師傅黃國興(中)教授市民吉祥圖案刺繡工藝。

非華裔小朋友演繹粵劇

昨日黃雨過後，一眾來自頌英陣劇團的小朋友表演的《鳳閣恩仇未了情》還是成功吸引了不少觀眾欣賞，更有觀眾提前到場，因為他們想要了解一班非華裔小朋友如何表演粵劇。

非華裔小朋友在頌英陣劇團學習時間雖然只有一年，但扮起來、演起來，也是有板有眼，十分投入。台上的一生、一旦，看上去威嚴十足的男主角，其實也是女孩子，二人是孖生姐妹。

其中，今年13歲的王正光負責兵器對打環節，因為在香港生活，周圍都有不少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浸淫其中，也覺得十分有趣，特別是在舞台上舞動起手中的「大刀」等，更讓他覺得自己很「威」。

「孩子們其實並不會講中文，但他們很聰

明，也很努力學每一個字的正確發音，每周都會練習表演。」負責教授他們的老師司徒翠英表示。她創辦了頌英陣劇團，當她看到這些不會說中文的孩子，站在舞台上表演粵劇之時，那一刻感到粵劇作為世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正在被不同族群人士喜愛。



▲由非華裔兒童演出的共融粵劇表演。

大公報記者 劉毅攝